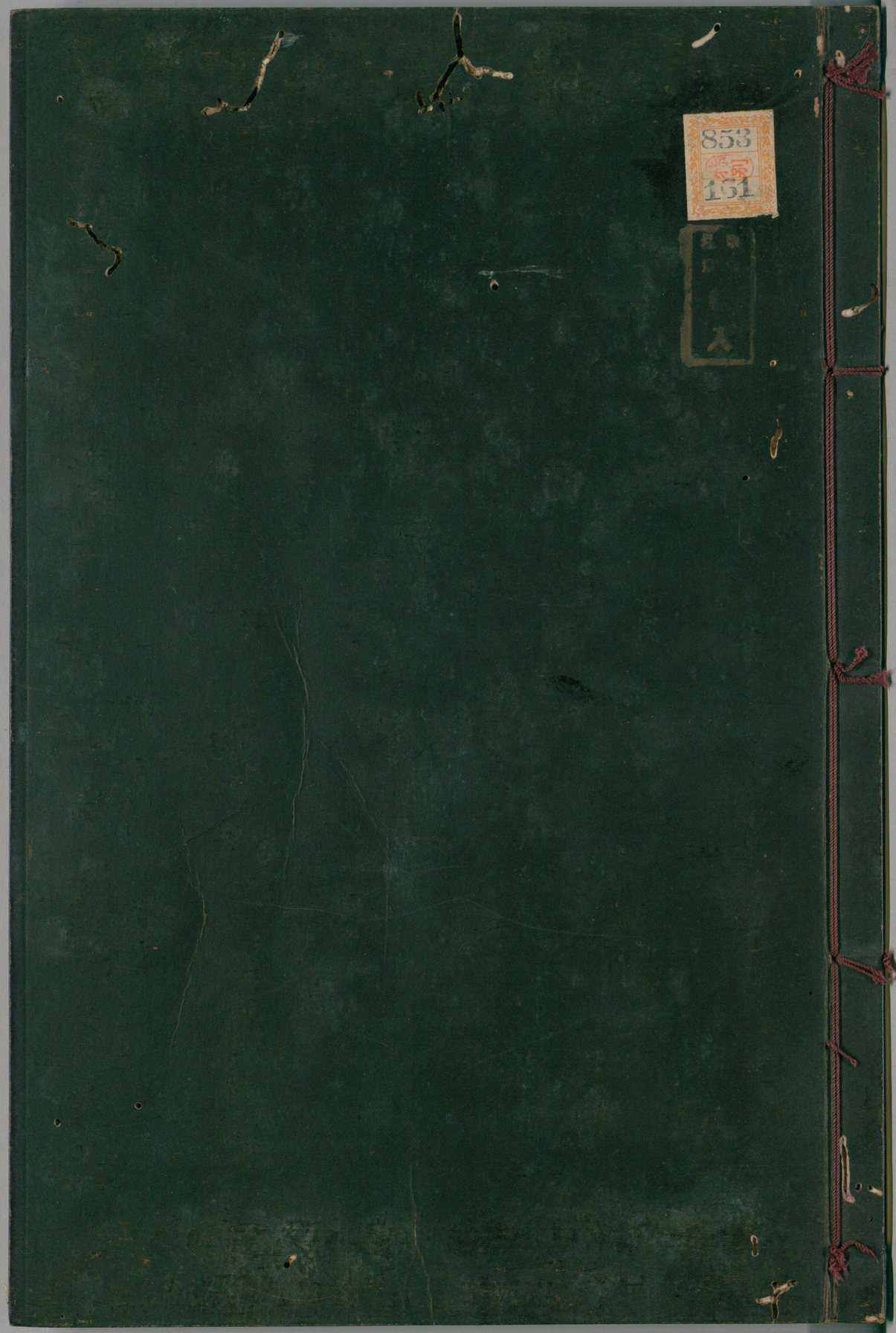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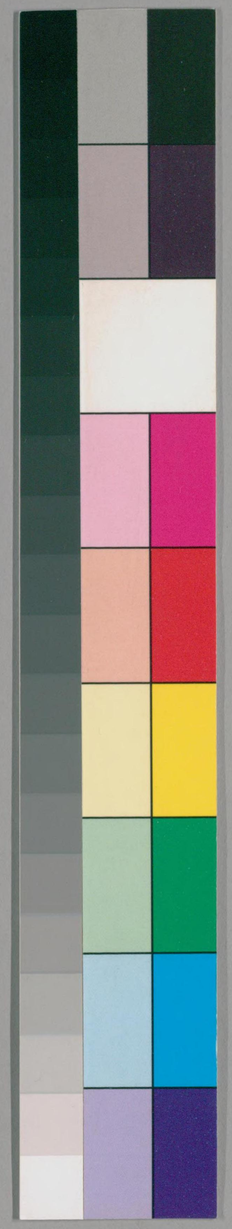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四

桓公一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公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公十八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公十八年齊殺亹鄭祭仲立子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九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哀侯之子小子侯立其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衛 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

陳 魯桓公五年陳桓公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薛 詳見隱

杞 詳見隱公元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詳見隱公元年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桓公六年伐隨隨使請周楚號周字不聽還報楚桓公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注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年宋殤九年秦寧公五年楚武三十四年杞武四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古人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扶又反稱元年可乎〔前漢書〕郊祀志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来日詐𠂤人持玉盂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以詔更以十七年爲元年生〔汪氏曰〕按史記秦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汪氏曰〕封禪書稱後三年有司言元狩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後三年蓋於此〔劉氏敞曰〕封禪太初因改曆元光因元封因封禪改元也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言之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追命故元封改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長星見元狩因獲白麟元封因封禪太初因改曆天漢因祈雨改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聲使記注繁蕪莫之勝平聲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又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

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不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桓公與豫音預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高氏曰隱公被弑經但書薨而賊不見主名而無以為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為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者以不弑自居也高郵孫氏曰繼弑書即位是例之變也

羨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音嫡後同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又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君為深絶桓也胡氏曰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則桓之弑隱春秋不宜深絶之今以其深絶之知隱乃讓也非攝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陵氏曰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冢堂胡氏曰夫人亡則次妃攝治內事重男女之配也

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歐陽氏曰隱公之稱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弊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攝讓異乎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
跋小序周公攝政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
而謂之讓圖堯典小序讓于虞舜
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
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
春秋所以惡去声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
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題氏曰妾母不得爲
夫人桓何以得貴若然是禮可得而越分可得而
踰也若母得以子貴則成風之賵葬不應有譏而
公羊生此文遂令漢朝多引以爲證首亂大法良可惜哉曰此狥惠公失禮

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
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
爲也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乎家氏曰否惠公
暮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
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
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也非惠公當有治命也
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寔也隱欲讓
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則隱
將有蒲盾之難国可得乎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
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
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前漢書哀帝紀詔曰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爲帝太后後漢書光武
紀慶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越二年立東

海王陽爲皇太子廢爲東海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賊誅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讐而推戴弑君之賊弁見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群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敕正民彝之大指也【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脩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爲事而爲魯之先君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暨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爲簡編之脱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廬陵李氏曰】即位例已見隱元年獨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桓猶子也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覲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礼廢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說一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爲【杜氏曰】垂衛地【高氏曰】鄭伯知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爲好會將以求賂爲度魯急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又有所歐求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廬陵李氏曰】魯與鄭特相會盟者惟桓公之綸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黄與鄭突皆黨篡弑之賊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爲周公祊故也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爲爲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譏取周田也譏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繁之許也曷爲繁之許近許也此邑多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譏易地也易地則無許可知矣其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即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也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而未及許及桓弑立故爲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譏之曰假譏二国惡禮也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祊爲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去聲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聲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援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相質音戊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何氏曰】使若暫假借之辭【杜氏曰】隱其實不言易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陳氏傅良】假音現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黃氏中】【黃氏曰】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爲內諱也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爲內諱也【陳氏傅良】假借之辭【杜氏】曰取許田則易爲謂之以璧假田非久易也【公羊】曰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莫肯相朝魯隱公獨朝桓公於中丘桓公卒而不葬春秋書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張氏】曰公纂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爲桓公請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祊好於鄭鄭亦欲棄此邑以逐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纂弒之人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爲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桓公受璧以棄鄭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內以諱爲賊蓋大惡黷然後諱也【家氏】【家氏】曰書鄭伯以璧假田著鄭莊棄許田之罪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據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胡氏】君之人凡民罔不欺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曷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植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王氏箋義曰】上言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鄭【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位乃定【張氏曰】定爲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爲此盟也

夫弒逆之人凡民罔不憝【汪氏曰】憝今按書本謂殺人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惡之況弒逆之賊覆載所不容安得不人人惡之哉

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而誅之者也【汪氏曰】孟子本謂不待教戒而誅之此借引之謂不必待上之人教命而誅之人得而誅之也

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使於貶絕而惡自見【汪氏曰】垂越皆衛地其地於衛爲近於魯爲遠故魯人諱之會鄭並以求王一朝卿士之援也【家氏曰】衛州吁之弒其君魯隱朱之殤爲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弒於其弟鄭莊而其罪不討而與之盟朱殤見弒於其臣魯桓率二国受弒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懼於齊人忽終身不敢報鄭莊雖能克段於鄢而不能討其罪大亂之所懲矣

秋大水

書水火之始〔左傳〕几平原出水爲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〇〔程子曰〕君德脩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植行逆德則雨暘其宜也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高郵孫氏曰〕大水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爲災則書災也　植行逆德而致陰沴音矣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汪氏曰〕太禹謨作儆予洚水警予今按儆戒也非堯舜致水而曰儆予者見聖人憂民之切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省也　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洚水滔於天下〔集注〕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堯時尚未盡平也　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書〕堯典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貢作十有三載〔史記〕禹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山谷之所洩數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辭誤矣〔宋鑑〕神宗熙寧元年二月上以久旱憂見容色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汪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濫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　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二年書夏此年晉侯七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書之後書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常為災則不志也孫氏曰水不潤下也聖王在上五事修而皡倫敘則咎徵應之春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徵應之春秋之世多災異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悉書之不可勝書惟内災則詳而録之外災或不志或不志則天下之災異從可見矣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附録左傳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而送之曰美而豔

辛未　桓王十一年　二年　齊僖二十一　晉哀八　衛宣九　蔡桓五　鄭莊三十四　曹桓四十一　陳桓三十五　杞武四十一　宋殤十　秦寧六　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之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之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爲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東堂胡氏曰] 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弑隱公而自立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所以治桓會于稷以成宋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王之不王也十年復書王者天道人事十一年一變而篡弑之惡則不可滌之故復書王者所以治桓之罪垂世法也十八年桓已死矣復書王者明弑君之罪雖其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家氏曰] 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魯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之賊卓預會之諸侯戚在所討或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今春秋以討賊責之其如諸侯之不禀命者何曰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桓王能以誅討篡號召天下正名言順諸侯大國必皆来會名焉無志於此王綱日壞矣況曰黎曲決以庶孽干嫡鄭突

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国之助而桓逐王命無知弑襄渠彌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閔網常掃地君父一兄豈发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為作是故尔 [孫氏曰] 穀梁以二年書王為正與夷之辛則莊閔僖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正亦何人之辛也 [汪氏曰] 許止楚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弑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弑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

及其大夫孔父

上

[左傳]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全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全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馬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辱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

桂子曰人臣死君難書

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乃旦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

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其能死節也陳氏曰牧息書及先殺孔父而後弒君斯及則并其也左氏得之

失其官而書大夫

君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曰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攘君為文也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清江人宋治平為侍讀著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二卷

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

如祭仲单伯友叔之類齊氏曰人名不當獨稱曰父是也公教以父為字近之

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張氏曰〕穆公金馬而立夷宋鄭嬖相侵伐華督孔父故先攻孔父殤公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之義故先攻孔父以殺之弒與夷而後及殤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之書明孔父之死為君故也

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前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前漢書〕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後漢書〕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頻書如発豢耳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卻慮承操風旨令路粹枉奏融不軌書奏棄市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文舉高志直情足以動美發而忤雄心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所後世人主崇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亭湖胡氏曰〕夫盖君已弒力不能討至此止有死耳常人之情於此轉易者多故聖人取三大公殺太宰督督掌弒君之兵馬得死之而馬得仲弒子赤惠伯被殺亦不書者非君命可以無死故也晏子曰人有君而弒之者齊莊不為社稷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衛寧喜殺二大夫子角楚比殺三大夫皆不書必大臣也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後書大臣詛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詛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厥君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與人也【永嘉呂氏曰】孔父荀息乃獻公之屬其子者也孔父荀息存則公卓子與之俱亡存孔父荀息亡則殤公卓子與之俱亡殤公卓子已弒而孔父荀息尚存則督克不得而全矣仇牧雖非屬受於先君然聞君弒趙而至于門手劍而叱之是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生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耳非能與君存亡也何以知其如此【汪氏曰】或人謂孔父大夫不當蒙弒文夫苟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為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誰此聖筆之精意也朱子綱目書宋太子卽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表淑竊取春秋之義也不然表淑乃宋卽東宮小臣又何以不言殺乎○【炎氏曰】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弒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美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盛遂妄為此說耳【趙氏曰】敖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孔父之事卽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閔君不忍乎又曰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蓋以為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滕子來朝ス

【程子曰】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于秋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貶見矣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朱子曰】是時時主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家氏曰】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汪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旦]蜀之盟齊在鄭下[范]氏亦謂時王所黜然乎　又有
言其在喪者[趙氏旦]滕侯爵自[朱子]齊桓覇後與祀薛
知在喪也[朱子旦]前不見滕侯卒乃不通之論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
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
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
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
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
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
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
所深惡去声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禮記]曲禮東夷北狄西
戎南蠻雖大曰子[高氏]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為桓所弑反率先
[旦]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為桓所弑反率先
朝之甚故春秋以夷狄待之或
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
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劉氏曰]仲尼作春秋雖以
蓋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褒貶猶不擅進退諸侯
豈若是專之以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
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
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冢堂胡氏曰]滕本
首朝桓公默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易
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周天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事也　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充反）之誅四凶（殛）防風殺管蔡（吏記）本紀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黃帝徵師諸侯（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四凶（縉雲氏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厥心肆于貪慾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舜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左○）（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四凶（縉雲氏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厥心肆于貪慾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舜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有用夷變夏崇奬逆賊瀆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稱王則黜爵而左氏於亂臣賊子最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終朝宿之後日之稱子也○（汝陽程氏）春秋時小国事大国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曾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国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国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莊掌事承貢賦之次一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悖弗給也敢以爲請即其事（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此蓋聖主不作朝會不常彼三国者力既不足礼多不備或以侯礼而朝或以伯子礼而貢孔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従而録之以見其乱也滕子朝紱逆之人其罪可知延平李氏曰滕子来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来朝皆不典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朝也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桓二年来朝稱子者以朝乱賊之黨敗於諸家之說義爲精然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敗其子孫乎春秋典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竊以謂従胡氏之說於理爲長觀夫子所書討乱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東夷欲也既已敗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壞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国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爲秩属則不自強而録於時者久矣夫自敗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発凡例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散乱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盖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移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凝道理爲通朱子曰杞国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盖其朝覲貢賦之属率以子男之礼従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国亦小物書侯已而書子雖以爲桓公弑君之賊不合於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此貶其身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悪止其身邪春秋之世朝覲往来其礼極繁大国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国侵削之餘何従而辨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従省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国滅典礼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国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天抑小不公之甚程子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却頗有理盧陵李氏曰滕杞薛之君或卒而不赴或赴而不名不葬則其国之削弱而自敗損或有是理戴氏之說亦善発明胡氏之者也然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爲

在喪而後曰齊桓伯卒方此亦爲有罪而在喪之說鑿矣故以隨程可久以爲春秋時大國強暴每責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礼引子莊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字薛初稱侯至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爲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始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比前說又不通矣且二君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從齊桓爲之請于天子命爲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以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十一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卽大惡賂故遂相宋公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諱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穀梁傳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爲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国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杜氏曰稷宋地

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杜氏曰督戴公孫未死而賜族郜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紀具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掌學斷子亂反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音怪其室洿音烏其

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禮記檀弓疏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無得縱赦之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徒對反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去聲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深氏曰宋雖已亂若諸侯受成亂之責趙氏曰言宋之亂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也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孫氏曰弑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

之桓弑隱亦懼諸侯討己故翻然與督比周同惡相濟以成其亂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於天下於是爲始也向也合五国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国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並弑君之禍接於天下四君爲之衰敗至於變文亂彝矣向也五国之君大夫書之後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爲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張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總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国之君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十国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焉後其亂始成遂使反易天常首得以肆其志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惡而春秋所爲作也曰魯桓負弑君之大惡曰亂同惡相濟以爲此會之罪視三國爲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

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蓋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爲此會將以謀宋而徵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以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曾也　春秋列會末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去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二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

【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則澶淵之會疑於謀討故則澶淵之會所爲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

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指言其事者特書之一也成宋亂宋災故是也盟未見指言其事特書之也釋宋公是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會盟侵伐則多不言其所事者【汪氏曰】于稷澶淵之會縱臣子之弑君父簿之盟縱荊蠻之凌中國皆關於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臣夷ノ夏之ヲ大変ニ故ニ特ニ言フ其ノ事ヲ以テ貶ス在ノ會之諸侯及
大夫ヲ也杜氏云成平也然斉桓會于北杏ニ以テ平ニ宋ノ
乱ヲ而ノ経ニ不書則此ノ非平乱ヲ明矣【廬陵李氏曰】春秋ニ
會ノ言フ其ノ事ヲ者惟此ト與ニ澶淵ノ盟ト言フ其ノ所ヲ為者惟盟ト薄ニ
釋ニ宋ノ公ノ皆特筆ニ也君臣夷夏之大変ヲ也又曰ノ謝氏カ
云去ニ其ノ乱ヲ之ヲ謂ヒ平ト遂ニ其ノ事ヲ之ヲ謂ヒ成ト○【趙氏曰】公羊
云ノ内ノ大悪諱ス其ノ目ヲ言フ之ヲ何ソ遽ニ出ヲ遂ニ皆書ス之ヲ若ク以ニ年ヲ逐ニ不ニ
不ノ明ニ書スル乎可ヲ諱ト則諱ニ可ヲ識ト則識ニ不ノ以ニ遠近ヲ為ニ異ト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ニ

【左傳】非レ礼ニ也臧哀伯諫ヲ曰ノ君人者将ニ昭ニ徳ヲ塞ニ違ヲ以テ
昭ニ百官ニ猶懼レ或ニ失レ之ヲ故ニ昭ニ令徳ヲ以テ示ニ子孫ニ是ヲ以テ清廟
茅屋ニ大路ニ越席ニ大羹不レ致サ粢盛不レ盛ニ昭ニ其ノ儉ヲ也衮冕
黻帯ニ袞ニ冕ヲ黼ヲ舄ニ衡ヲ紞ニ纊ヲ以テ昭ニ其ノ度ヲ也藻率ニ鞞ヲ鞗ニ鞶ヲ厲
游纓ニ昭ニ其ノ数ヲ也ニ龍ヲ黼ヲ黻ヲ昭ニ其ノ文ヲ也五色比ニ象ヲ昭ニ其ノ
物ヲ也鍚鸞和鈴ニ昭ニ其ノ聲ヲ也三辰旂旗ニ昭ニ其ノ明ヲ也夫レ徳
倹而有レ度ヲ登降有レ数ヲ文物以テ紀レ之ヲ声明以テ発レ之ヲ以テ臨
照百官ニ百官於是乎ニ戒懼而不レ敢ヘ易ニ紀律ヲ今ニ城ニ徳ヲ立テ
違而寘ニ其ノ賂器ヲ於太廟ニ以テ明ニ示ス百官ニ百官象レ之ヲ其レ又
何ヲ誅焉ヲ国家之敗由ニ官ノ邪ヲ官之失徳寵賂章ニ也郜
鼎在ニ廟ニ章甚焉ニ武王克ニ商ヲ遷ニ九鼎ヲ于雒ノ邑ニ義士猶
或レ非レ之而ノ況将ニ昭ニ違乱之賂器ヲ於太廟ニ其レ若レ之何ソ公
不レ聽周内史聞レ之ヲ曰臧孫達其有ニ後於魯ニ乎君違ニ不
忘レ諫ニ之ヲ以テ徳ヲ【公羊傳】此レ取ニ之ヲ名ニ地ヲ従ニ主人ニ器何ソ以テ従ニ名ニ地ヲ何ソ
非レ有ニ即ニ爾宋始ヲ以テ不義ヲ取レ之ヲ故ニ謂ニ之ヲ郜ノ鼎ト至レ乎地ヲ之ニ
其ニ人ニ則不然俄而可ニ以テ為ニ其ノ有ニ矣然則為取可ニ以テ為
其ノ有ニ乎曰否何者若ニ楚王之妻媚無ニ時焉可レ也戊申
納ニ于太廟ニ何ソ以テ書ス訓ス何ソ訓ス爾遂ニ乱ヲ受ニ賂ヲ納ニ于太廟ニ非
礼ニ也【穀梁傳】桓内弑ニ其君ヲ外成ニ人之乱ヲ受ニ賂而退ニ以
悪ニ其ノ祖ニ非レ礼ニ也其道ヲ以テ周公為ニ弗レ受也郜鼎ヲ受ニ賂ヲ納ニ于太廟ニ非
所ニ為ル也曰ク宋ト取ル之ヲ宋ニ也以テ是ヲ為ニ訐ス之ヲ曷ヲ也孔子ノ曰名ハ
従ニ主人ニ物従ニ中国ニ故ニ曰郜ノ大鼎ト也【程子曰】四国既ニ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書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 陳氏曰宋以鼎賂魯齊陳鄭蔽罪於魯也春秋嚴善惡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故鼎賂魯齊書取而已矣 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 汪氏曰不謂之獻而曰納上致之謂 納者不受而強上致之謂 汪氏曰不謂之獻而曰納謂不當納若先祖之弗受也

寘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于僞反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

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蜀杜氏曰植以弒逆而受弒逆之賂不可也況受而納之廟乎植公以爲無周公則可若以爲有周公而納之則庸暗之不若爾 家氏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国也此書成宋亂責魯取鼎于宋而春秋取鼎納于太廟專責魯也 胡氏曰鼎賂魯以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魯植身弒其君太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爲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姦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太廟所以明刑書不後世皆特筆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齊蔵罪於齊齊也齊以魯以濟西賄齊而書取在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 劉氏曰宋鼎書郜齊俘書衛彭城書宋取非所有

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汪氏曰徽之舞衣父之戈和之弓聖力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受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巽之甲諸侯所以昭先王之德而藏之太廟者也宋之御羣盖若甲父之鼎莒之方鼎吳壽夢之鼎之類耳況乃亂賊之賂而何以納于大廟爲哉盖不待再貶而惡已見矣又按公穀皆云周公稱太廟而左傳既稱周廟又稱周廟謂之宗廟群廟以爲文王廟未毀夫王制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魯之太公衛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爲魯之始祖而祀之於世室也太廟伯禽爲始封之君而祀之於太廟伯禽爲上之各豈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故遂謂魯有文王廟若魯頌稱姜嫄而說禮者亦云魯有

姜嫄廟耳

秋七月杞侯來朝ス

公穀作紀侯左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恥杞也內弗能治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訐穀旦以賂桓即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公及紀侯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悖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子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桓立而朝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莊馬○劉氏曰左傳云犯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紀竊謂春秋雖亂世兵革之事亦慎用之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国也左傳誤紀為紀遂生不敬之說穀梁謂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而朝之惡之故譏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惡不差戚而紀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貶反書時何哉○王氏曰成七年曹伯朝六年十一月不可以書月為貶或以紀侯不貶從滕子之同同然穀鄧弱年尊不從同之例蓋聖人情以恕其罪也何休范甯以紀為進爵則未知隱二年紀子之為關文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公羊傳雖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與鄧與會爾

救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音預馬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盖嘗命將去声南征矣汪氏曰詩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荊蠻大邦為讐顯允方叔率止荊來威今按商頌稱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楚在殷武丁之時已負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謂楚自熊繹事周文王始受子男之封豈武丁用兵深入其國盡平其地一至周而復封之歟及周

東遷僭號稱王汪氏曰史周衰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為王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王万王暴虐畏其伐復去王號至熊通伐隨隨會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怒自立為武王而言曰憑陵江

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勇
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
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
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張氏曰〕小
国間於大国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不振也不
知本此事醜類也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
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
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
知天下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家氏曰〕鄧侯者熊貲之
舅而首滅之不謂之虐可乎是會也春秋著夷狄亂華之始故書〔汪氏曰〕
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北杏
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濫觴其闕於天
下之故不小矣三國同會以懼楚鄧首被滅蔡則
逼於侵凌桓文而後服屬於楚同於鄫邑熊虔滅
之熊麋封之僅存二綫之緒至春秋之終遂不得
已而遷州來以求庇於吳鄭則數遭侵伐疲於奔
命魯無寧日榮陽成皐之地殆為爭戰之場哉不
能固肉袒請命願為臣妾豈非中國陵夷之端乎○〔廬陵李氏曰〕楚自
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為句亶王紅
為鄂王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
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至
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
六年二圍鄭敗鄧於桓之八年盟貳軨敗鄧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
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公六年而伐申莊十一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是楚勢益張他日爭霸之權輿始此●劉氏曰今
羊云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一二國
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於鄧且實行會禮非會
而何據齊侯鄭伯如紀之爲比例彼自妄說爾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穀梁傳我入之也莊氏曰不稱主帥
微者也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此云入某
伐其陳氏曰內入杞何唯桓師非君將則易爲皆不言大
非君將皆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莫伐及入杞伐知是狹
夫桓以大夫弒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莫伐及入杞伐知是狹
專也高氏曰桓弒君莫入杞然滅偏
天下共棄其恥也汪氏曰或以爲桑鄭入杞然滅偏
陽滅賴皆稱遂此不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
來朝之不敬蓋因舊二十七年春杞子來
朝秩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說耳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修舊好也臨川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
而後與盟今戎不請盟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
越之意同以已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無間於夷
也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
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
其致何也遠之也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
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八公弒與鄭齊陳會矣皆同
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知二國
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更狄或
能知也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
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禮記】曾子問諸侯相
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前所告者至乃命祝史
告于禰【汪氏曰】公如不書至者常事也書至者或危或久或爲不
常事爾何以書【學庸胡氏曰】出必告行反必告至
策勳而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汪氏曰】莊五年冬
至僖四年正月會伐蔡八月公至十五年三月會牡丘
冬公至十六年夏會伐鄭九月公至十七年秋公
二十月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二十八年五月會踐
土二十九年春公至成十二年七月如晉十一年三
月公至十二年三月如京師七月公至襄二十年
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五月公至昭五年春如

晉七月公至十五年十月如楚九月公至十六年夏
如晉十一月公至定四年冬十月會召陵七月公
至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
平丘皆見責於晉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
伐楚成襄之會伐鄭我秦伐齊皆大戰伐之事無
會吳伐齊皆不可危定之圍成雖
曰以君伐臣而強邑未可遽服觀之昭定伐季氏
其危可知若宣之朝聘以嘉獲戾襄之朝楚幾
不得反莫非可危者矣或著其
黨惡附姦之罪也【汪氏曰】桓公納鄭突莊公納衛
朔皆書至書會而盟重兵書至會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
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
【胡氏曰】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何氏曰】凡至者
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

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張氏曰】春秋主魯而夷狄之人初未嘗以主魯而夷狄之欲我之討魯君乎蓋聖傳精矣【家氏曰】陳夏徵舒弑其君中国無能討之者夷狄則討之今魯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鹿戎若有以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傑也故特為之致【葉氏曰】凡公行摠千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於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遁遲速之也其有一出而涉二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孫氏曰】春秋亂世諸侯出入無度至者危之也【陳氏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盟我而已莊之適齊皆致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如牡丘于淮圍許近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

澤襄之鄫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皆危之黃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臨川吳氏曰】扈而告廟常事雖春秋何為而書之穀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檉首止寧毋洮葵丘鹹人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淫經意矣来牟牡丘淮二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為齊所正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則知書至危之也不死衣裳之會故至也齊桓既殁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致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往其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矣其禮成事畢而淫至故書也穀梁於襄公朝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寧為得禮故時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

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国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見經之義至非美事也〔汪氏曰〕湯誥稱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稱王來自商至于豐則君行書至舊矣然必廟而書至者常禮也不告廟而書至者春秋之變也昭公失國居于鄆書至者五豈以播越在外復能遣其臣告于祖禰乎此聖人之微意雖曰危之亦以著臣子不忘君之義也或曰春秋美蕭魚之會而定公會夾谷孔子相齊人章章来歸侵疆其書至豈亦危之乎窃謂晉悼九合諸侯二駕伐鄭非惟諸侯罷於奔命而悼公之勤勞亦甚矣其書至者蓋危中国之戰爭而幸其休息爾若夫夾谷則齊人懷詐譎之謀將有萊兵之劫使不得吾聖人秉禮義以却之魯固例啖氏陳氏二家說皆其危哉○〔廬陵李氏曰〕至例啖氏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盟楚有得處但

豈不得意啖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圓齊何得罪邪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說為長而公穀二說又畧焉則又當參以

〔附録〕〔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依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成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栾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
鄂侯侯生哀侯哀侯
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啇曲沃伐翼

壬申　桓王十七年　三年　齊僖九　衛宣二十二　晉哀九　蔡桓六　鄭莊三十五　曹桓四十八　陳桓三十六　杞武四十二　宋莊公馮元年　秦寧七　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

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弒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何氏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十年有王者見始也十一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罪不就元年書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罪不就元年書王者見始

録者他無脫漏而独脫王字乎皆當從程子為正

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現）受命於天子之時也

【高氏曰】桓無王者桓篡其兄外討至其喪終宜以十一月禮見天子而受命又不能尒尚當因使者而請命以継世而立是以免諸侯之遂終其身則享国久徒驩金衆盗賊之未誅耳王氏曰諸侯除喪以十一月服見天子而受命猶不免彰矣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残執之刑【周礼】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弑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

鄭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心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現）桓公無王（趙氏曰）王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其王字以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家氏曰）或云見其罪政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一五一誅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與天王納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矣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張氏曰）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弑君自立故三十年以後不書王若正朔不自王出也（汪氏曰）或云宣亦纂立而不誅其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王何哉竊攷經之所書於桓世耳前秋冬王之冢宰來聘則書名諸侯來朝必加賤而宣世書法全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子方伯諸侯及中興而弒逆者相踵討賊者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例同例程子曰春秋時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謂此類尒○廬陵李氏曰桓公惟元年十一年十一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爲後人誤加其說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爲十一年書王正弒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一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爲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二年始著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又曰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宜亦纂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

附錄　左傳　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絏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　會于嬴成昏于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家氏曰桓以篡弒得国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爲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爲此會以締好於強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不以正也是故春秋於嬴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討弒君之罪而終於齊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歸

左傳不盟也○公羊傳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也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歃梁傳晉之為言猶相也相命也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文侯命衛侯也程子曰二国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羊曰晉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何氏曰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不盟曰申約言以相違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汪氏曰有虞之時已有征苗之誓至周而有司盟之官幣長則盟詛之瀆不待春秋而後見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此有取焉汪氏曰當時已有是名但夫子作經特筆書以之所以取之也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集註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詩兎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訾春秋善晉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茅堂胡氏曰信者國家之大寶晉命不盟一節可取劉氏曰古者方伯州牧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正也晉命者相推為牧伯也春秋之變始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之而終於吳晉命問晉命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衛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失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此相命以成其僭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戰國諸侯齊魏會于濁澤以相王其後秦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證也【朱子曰】說亦有理【汪氏】朱子意與程子傳稱異姑兩存之竊效莊二十一年鄭號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云云相命以伯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於郎即二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携為伯矣蓋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

六月公會紀侯于郚

紀公作紀郚公作盛【左傳】紀求成也【程子曰】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高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汪氏】【左傳】云紀求成豈因入紀而傳會其說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程子曰】曆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謂之既【杜氏曰】曆家之說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故曰食既【陳氏】【穀梁傳】言日言既言朔食正朔也【莊二十二十五 二十六 此年】六 三十 僖五 文十五 成十六 十七 襄十四 二十 二十一 再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再 二十七 昭七 十五 十七 二十一 定五 十二 十四 三十一 哀十四 十七 朔之明日也【言日食既朔也】桓十七 朔之明日也【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 九七隱ヵ三傳ヵ十二文ヵ元 不言日不言朔夜
宣ヵ八 十十七襄ヵ十一五 食也 凡ヲ二莊ヵ十一五 何以知ルヿ其夜食曰王者朝ス二則讀
誦ヵ傳ニ三代之禮春朝朝ス日ニ王者朝ス日ニ則何以知ルヿ其夜食乎日始ヲ
出而有ル虧傷之處ヿ昌慮反 未之後也則知ルヿ其食ス於夜ニ
矣 范氏曰王制ニ天子皇ヲ朝ス日於東門之外ニ故ニ日始出而有ニ虧傷之處ヿ是ヲ以テ知ルヿ其夜食ヲ 白虎通曰者
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ル食之ヲ 家氏曰陰盛ニ于陽ヲ太陽爲ニ
之ヵ失ルヿ光ヲ晝ヿ晦ヒ爲ニ異大ナリ矣 先儒以爲荊楚僭號鄭
拒ニ王師之應 汪氏曰日食三十六食ル既ヲ者三ヒ此ノ年ヲ而後荊楚僭ヿ王ヲ鄭敗ニ王ヲ師ヲ射テ王ヲ中ツ肩ニ
宣ヵ八年ヲ而後楚莊圍ル宋ヲ析ル骸ヲ以テ爨ヲ鄭伯肉ノ袒ヒ
晉大ニ敗ニ于邲ニ屈ニ服ス荊楚ニ襄ヵ二十四年ヲ而後齊崔杼

徽音喜弑ニ君ヲ以ニ楚橫行ス中國ニ皆臣ニ于僭逆虐狄暴
橫之應ヲ變既ニ大ナリ則其應モ亦僭矣

公子暈如ニ齊逆ニ女ヲ

【左傳】修ニ先君之好ヲ故ニ曰ニ公子ヿ【穀梁傳】逆ヒ女ノ親ヲ者也使
大ノ夫ノ非ニ正ニ也【程子曰】暈於ニ隱ヵ世ニ稱ニ公ヿ
於ニ桓ヵ世ニ不ニ稱ニ公ヿ子ニ桓ヵ之黨ニ也
娶妻必親迎ス去声下同禮之正ヲ也若ニ夫邦君以ニ爵則有ル
尊卑ヲ以國則有ニ小大ヲ以道途則有ニ遠邇或迎ニ之ヲ於
其國ニ或迎ニ之ヲ於境上ニ或迎ニ之ヲ於所館ニ禮之節ヲ也紀
侯於魯ヲ以ニ小大ヲ言則親ニ之ヲ者也而使ニ履綸ヲ音來ス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迎之是不重大婚之

[胡氏曰]逆女而使公子翬往迎以公子之尊而使同往之卿非所以厚別之也

禮失其節矣故書[左氏曰]書公子翬如他大夫也親迎也

[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無討則固書翬也德翬則是桓弑隱桓之人為桓謀所以定其位也

桓臣子無討馬則固書翬也德翬則是桓弑隱桓之罪著矣[家氏曰]

翬者桓所與共為篡弑之人而逆之以重自結一也春秋於隱世去翬族以正其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汪氏曰]翬為桓弑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為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劉氏曰]春秋非脩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左氏之說非也[盧陵李氏曰]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為說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為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亡公也以卿逆為合禮說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

九月丙申公子翬及齊侯宋公盟于菟裘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之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於大國維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耳不出閨門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婦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程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謹
魯地

公會齊侯于謹

穀梁傳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程子曰齊侯出彊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暈何以不致得見乎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程子曰告于廟也

古者昏禮必親迎壻去則授受明也禮記昏義昏禮親迎主人遂乘其車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後

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劉氏敞曰女傳齊孝公之夫人孟姬姜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二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以公子暈往逆則既輕矣暈而齊侯送之失之過其罪固鈞者也暈不奪公子之齊侯稱爵斥言其人以見不正

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辟氏曰齊侯送女子于外以公會禮接之非親迎且兩失之也夫婦大倫也不正之於其始過至於越境而送之遂使魯祖之出不爲親迎而祖之會皆非也春秋謹而書之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冢氏

曰或謂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
冕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
乃遽往會于讙則公之出爲齊侯而出非爲親迎
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蜀杜氏曰〕
再言讙者所以甚之也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孫氏曰〕
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于讙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
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也

笱之刺七 賜兆矣〔鬪〕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姜使至于
淮亂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
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臨川吳氏曰〕昏禮之
親迎二之也夫人至三也納幣一也
書說不由媒介而得則皆不書魯桓會齊侯于
讙也逆女書譏不親

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不親送也會讙
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
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變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大事並二十四年傳謂
婚姻常事不書蓋婚姻合二姓之好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爲大事而悉志之
也故僖公之娶文姜不書桓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
者所以甚惡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
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之妙化工生物洪纖高
下因物賦形宏可
執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程子曰〕稱弟義見隱
七年〔莊氏曰〕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出
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曰聘〔臨川吳氏曰〕齊僖
使貴人弟致之見其愛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高氏曰】隱七年弟年堂聘今桓篡隱而結昏復使來聘濟侯於魯規篡弒易君惰不為意如市道之交曠職

○有年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書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書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亦足以當書喜乎特有年也【穀梁傳】有年亦大有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書喜乎特有年也【穀梁傳】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通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惡有間故天有年以書其異宜人公為弒君者所在書之【楊士勛曰】凡書有年於冬下書之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現

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翟】魯頌駉僖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穀梁傳】僖三年閔雨者有志乎民也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潘陽萬氏曰】諸公之不書有年【高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不勝其書也書有年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乎

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有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高氏曰】人一力之所不能有常不若人事之必推之天以天理之常理故書其異也今反常理之錯亂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

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張氏曰〕桓八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十月雨雪十二年大水十四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二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一年大水十四年無冰蠭蔓災等事十一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爲異特書于策著桓八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爲慶祥君子脩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此書豐經文如化工堂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賈逵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薛氏曰〕災異之書正也有年之書幸也政之足以得災而天與之亦變也〔雰堂胡氏曰〕猶桓之世之多明復云云桓十八年惟此一年有收以著桓之世之多也蓬也伊川曰記異也災而蓬變爲異每歲皆蓬此有年則爲異矣○〔汪氏曰〕公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爲慶祥苟以爲慶祥則不獨書于桓宣夫〔盧陵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爲祥而趙子亦列於慶瑞門與螟螣同例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以志之凡豐年皆書于宗廟勤民而敎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意

附錄〔左傳〕苟伯萬之母姜惡苟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癸酉　桓三十四年　齊僖二十三　晉小子侯元年　衛宣十一　蔡桓七　鄭莊三十六　曹桓二十二　陳桓三十七　杞桓四十九　宋桓三十八　秦武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十三 宋 莊二 秦 寧八 楚 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鬼狩之始〔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畢克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程氏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杜氏曰〕周之春夏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故書地

何以書譏遠也〔何氏曰〕諸侯田狩不過郊〔張氏曰〕狩用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然国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而習戰而從禽獸之大野乃常狩之地故書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然矣〔永嘉呂氏曰〕此于郎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遠地也

戎祀國

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公羊傳〕中

天下〔高郵孫氏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田焉若上用民以訓軍旅而用民不以制則民傷乎農取物不以禮則物害乎性四時之田不傷農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菱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礼〕大司馬〔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菱舍草止之也軍有首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蟲穀也狩之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啖氏曰〕蒐狩常事有害非時及越禮則書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具囿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高氏曰]恒始賢于齊而有年奉之凡後心生於中則逸德見於外即禽彊場也遠狩之也公有慕弒之惡人得而討之魯不以是念而遠狩於是知其安於弒逆恬不懷禮也先王之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春秋之時習於田狩以講兵又或非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以垂戒焉[汪氏曰]人君恤民宜無所不至故田狩雖不遠時而不於常所亦春秋所譏蓋田狩固有常制而涯於遊由乃聖人之所戒也賈山諫文帝謂秦始皇以十人一日之民自養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人與之為免怨家與之為讐言猶且東巡狩刻石著功自以為過堯舜身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也流奕之禍可謂言哉此書公狩于圃蓋即其地而圃之矣然魯有郛圃又有鹿圃蛇淵圃而蒐于紅大蒐于比蒲昌閱又不即圃以蒐由而馳驅於稼穡場圃之中豈非犯害民物不恤也[胡氏曰]春秋書狩四于人而已[陸氏淳曰]春秋書狩特以避三王之名而狩本非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劉敞曰]苗秋冬皆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何休以謂春秋制王者亦妄乎說穀梁者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天子周之正月云狩是也穀梁自顛倒之耳[陸氏淳曰]四時之田見於周禮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公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

以下取正觀此則胡氏
取周禮之說是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程子曰】桓公弒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亡也人理既滅天運垂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四時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氏】【注】三公稱公如周公榮公之類六卿書大夫書字爵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子劉子之類

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隆

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陸氏曰】天子六卿為冢宰下者皆加宰字蓋爲三公則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陳氏曰】周太夫不名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名貶之而後貶其甚者也【高閌曰】春秋之志王臣未有二十其處可責可善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為使而剡孫氏曰】春秋之志王臣者之地者有一焉宰渠伯糾之志名王人子突之志其義也

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周礼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覇記曰正殺也殘殺也殘賊其為惡之大者

舍上聲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

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
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以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
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汪氏曰〕周禮大
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今拔此一典以此典大宰之所
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
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汪氏曰〕有冢宰之貴而不
居其位失其所以貴也以貴者也
失王制大夫席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春
秋天子之事名宰以正王法〔劉氏曰〕春秋於大夫
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
宰天下者莫名至斜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者
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今衛命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聘于

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猶榮叔來賜命
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
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汪氏
曰〕桓以不秉得国始則天王以冢宰臨之終則天
王使天夫追命之終始施非常之恩故春秋於終
始致非常之貶冢宰稱名王不稱天貶莫重於此矣前後各貶互文見義夫咀贈仲子
斜耼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汪氏曰〕明仲子
夫婦之綱明桓公之爲篡所以正君臣之綱苟不
知仲子之爲妾則不知桓公之爲篡矣〔家氏曰〕或
謂隱元年之貴咀春秋欲起天王之義故於王無
貴今褒貴斜而不及王何也曰春秋之義君有過
失責其宰咀與斜居大臣之位既不能正諫又不
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錫命王不稱天以示榮叔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宰二故不與二咀斜同一責然咀獨書官斜秉稱爵何也如咀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斜則或以諸侯入相【汪氏曰】如公孫弘是也或既相而已封者歟【汪氏曰】如周公召公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汪氏曰】惠帝以何爲相田蚡相武帝以平陽侯曹參代蕭何蕭何又以安國侯王陵曲逆侯陳平爲左右丞相文帝以絳侯周勃與陳平爲左右丞相景帝以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酇侯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斜以既封故兼揜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張氏曰】天

子之彔宰不能詔王以八柄取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寃篡弑以濟三綱故貶而絕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子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二百四十二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弑君之罪王不能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蹔闕人類將變爲禽獸故闕秋冬於冢宰聘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生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也【何氏曰】夫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之故爲貶見其罪【高氏曰】桓弑君以立天王不能討反以冢宰聘之天理亡矣桓自以是益無顧已忌在洪範爲狂爲豫莫之與貞此有春夏而無秋冬之時蓋天理既滅而歲功不成也故不具秋冬【劉氏曰】好生者堯舜而誅四凶克寬者湯而誅葛伯懷保小民者文王而侵阮共冴惡之不旨嫩尚矣大司馬九伐之法云二正者正

1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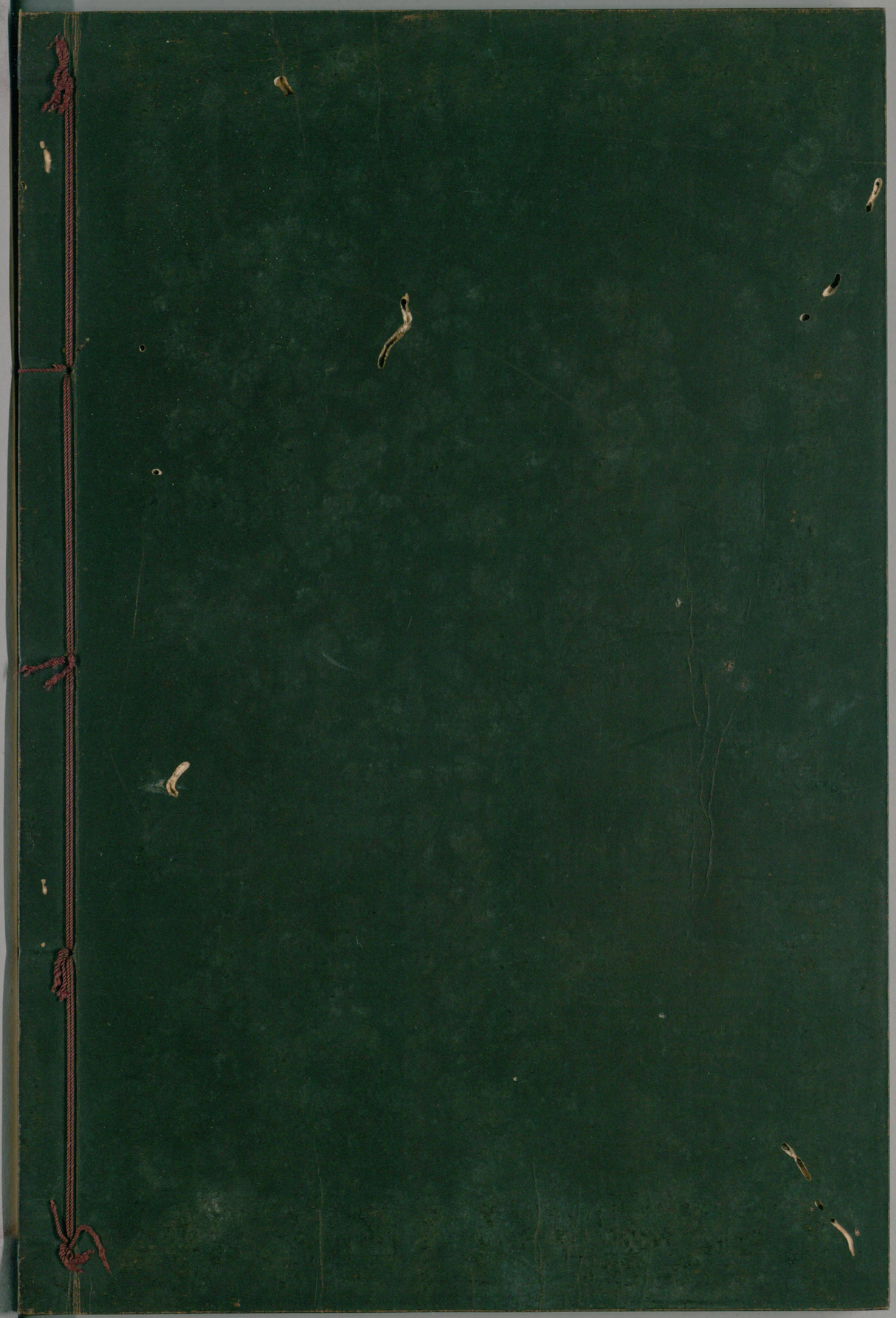
其罪惡殘者殘其形体加墨劓有罪可乎特去三秋冬二時馬則是不奉天討而縱有罪明天王之無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萬国必承天意以正行事必彰有徳褒有罪法秋冬以正刑是謂能若天道合春秋大居正之法○劉氏曰左氏之求聽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求聘言幼弱也褒貶不可既明矣乎若斜擅攝父位自取冢宰蓄其貶言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公羊謂下大夫之也繫官氏名且字亦非也理不可書以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哉辺哉趙氏曰若其代父攝行則事當依仍叔之子爲文何得加名故知爲貶

附録 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圍魏執晉伯以歸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四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